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二三〇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離石東關兩濟豐 總號開張啓事

本店設於離石東關（原鳴盛店院）並有貨棧及門市部，爲了往來客商轉運迅速與方便起見，特在磧口、柳林均設分號統一號名爲兩濟豐，已於八月十五日同時開始營業，對客商委託事項，均竭力照辦，各界光顧，無任歡迎。

人民時代 第二卷第七期要目

漆螺喧（四四）

獨霸世界——美國反動派的幻想……黃操良

從辛寨看今天……效子農

飛匠下鄉歸來……高俊

農村復活了……高湖

讀詩續記……盧麥

關於陳小元（一課「李有才板話」）……力羣

習羅求生記（中篇連載）……東島

木刻、漫畫（三幅）少言、邵挺軍、秦福峰

邊區行署指示 今年冬學運動的任務

發動群衆解决土地問題，加强優抗與民兵等工作 提高幹部和群衆的階級覺悟，以支援前綫爭取勝利

（本報訊）開展冬學運動之期，轉瞬即到，邊區行政公署頃特向各級政府發出關於一九四六冬學運動的指示信。指示信首先就當前邊區人民「一切爲了支援前綫，爭取勝利」的迫切要求作爲總目標，提出各級政府在冬學運動中應執行以下的具體任務：（一）教育村幹部並發動群衆解决土地問題，大量給烈屬、抗屬、貧、僱農以土地，開展「耕者有其田」運動擴大生產，使人民起來保衛其既得利益與加緊生產，爲自衛戰爭打下勝利堅實的物質基礎。（二）從思想上教育發動群衆，加强擁軍優抗與民兵防奸等建軍工作，以鞏固前綫，加强自衛戰爭力量與勝利信心。（三）從思想、政策作風與文化教育上提高村幹部、民兵、積極份子的階級覺悟，反對强迫命令、貪污浪費與自私自利的一切脫離群衆的偏向，學會群衆路綫的工作作風，更好的爲人民服務。並在發動群衆的過程中與其基礎上，使群衆從思想上文化上翻身。爲執行上述任務，必須注意以下三點：（一）教學做合一，繼續貫徹冬學與其他冬季中心工作密切結合的方針。（二）根據群衆需要與自願，貫徹民辦公助的方針。（三）以群衆爲主，貫徹群衆路綫的教學方法。

關於教學內容與方法：教學內容總分爲政治教育及文化教育兩種。政治教育有下列三個，（一）翻身的思想教育應針對着當地群衆在群衆運動中的顧慮，啓發其「吐苦水」、「挖窮根」，以他們的親身體驗爲依據，教育「世界是勞動人民創造的」、「貧窮主要是敵僞、封建剝削造成的」、「耕者有其田」是合理的」道理，啓發其階級自覺，打破對地主講「情面」、「良心」、怕「變天」等顧慮；教育「僱、貧、中農是一家，團結翻身力量大」的道理，啓發其自覺的團結起來推翻封建壓力，取得減租、清算的勝利，「得到土地扎下富根」。「組織起來」的生產教育，認識勞動發財發得越多越好，路徑上升（貧農上升中農、中農上升富農）是光榮，反對「坐吃山空」，把鬥爭果實浪費。教育其「飲水思源」，知道翻身是由於有共產黨的領導和幫助，來擁軍擁政。幹部還應學會階級分析，以便掌握政策。（二）時事教育主要要針對着當地的「謠言」與部份群衆的「世界變天」顧慮，用群衆的切身經驗來教育「世界是按人民的意志發展，而不是按反動派的意志發展」，由此使其認識自己的力量以確定勝利的信心，並由此來加强民兵、參戰、參軍、擁軍、優抗等工作。（三）工作教育主要應配合勞模選舉，民主檢討總結本村一年的生產，組織冬季生產，並由此引導幹部、積極份子檢討與改造思想作風。以上這些政治教育內容，如在城市則應參照上述三個內容精神，對工人群衆則應啓發其覺悟，認識勞資兩利發展生產，對商人則應教育繁榮市場的自由貿易。在文化教育上，內容包括實用的識字、衛生、珠算及文化娛樂，對象主要是不識字的村幹部、積極份子、民兵、青少年及未入學的兒童。對婦女則着重於婦女衛生及家庭衛生教育。教學方法上，不論政治教育文化教育，都要實行「大家學大家教」（要有領導、有骨幹）的群衆路綫教學法，發動互教互學運動，造成學習熱潮，並注意培養學習模範。冬學的組織領導，各級領導者應統一掌握冬學與冬季工作結合並進，不可偏廢。除各級宣教幹部應着重領導冬學工作外，並須通過冬季擴幹會統一佈置、檢查總結，使各冬學與其他冬季工作相輔而行。爲便於發揮集體領導作用，在邊區、分區、縣級仍由政府召請駐軍及其他有關部門參加，共同組織冬學委員會。區村則一攬子領導，全面分工，按基點凡機關領導。各級機關部隊有責任抽派出幹部來當冬學教員，幫助駐地群衆辦冬學。

斯大林談話是蘇聯對要求美軍離華運動的有力支援

——延安觀察家評——

（新華社延安廿六日電）斯大林談話及葛羅米柯聲明，已引起中國各界人士之密切注意。延安觀察家認爲斯氏談話及葛氏聲明，乃是蘇聯堅持忠實執行莫斯科三外長會議決議與一貫反對美國當局干涉中國內政的具體表現，同時也是蘇聯對中、英、美三國人民要求美軍離華運動及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有力支援。但對中國少數依靠美國生活的好戰份子，却引起不同的感覺，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次長劉鍇二十五日的聲明，對美軍的駐華表示五體投地，感激莫名，他說：「美軍駐華是盡盟國義務，吾人看不出美軍駐華如何會引起國際的關懷。」劉鍇的聲明，反映國民黨當局是如何的奴性十足，爲了內戰獨裁而不惜出賣祖國主權，沒有絲毫中國人的氣味。

三分區五連舉行民主大會 嚴厲批評軍閥主義

不關心戰士的家庭和生活，動不動就是訓斥鬥爭，鬧得逃亡現象嚴重

（三分區訊）分區部隊反軍閥主義傾向和反對貪污浪費的思想練兵，九月初開始，除留少數部隊在自衛前綫外，大部分的部隊、機關都參加了。各營、連正分別召開幹部會、民主大會，進行批評和檢討。其中二營五連領導上的毛病很多，逃亡現象也最嚴重，旅的陣副政委親自參加五連的民主大會，號召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班以上幹部和積極份子動員會上，幹部提出「保證虛心接受大家的意見，不對的意見決不報復」。開會的第一天，一班副劉海玉，從五里外的醫院裏，帶病自動趕來參加，他坐在一塊石頭上，氣喘喘的說：「我請幾天的假，回來參加民主大會。我就是對連長指導員有意見，今年五六月裏，請假回去看看，幾次都沒批准，不給我談話，就在班長以上的幹部會議上開我鬥爭。又在隊前說我調皮搗蛋。後來我在醫院病的很重，連上看也不看，要些雞也不給，隊伍從前方回來，我到了連上，指導員問也不問，連長問我：「服病沒變好，又害起流水病！」都是冷冰冰的對待我，我怎能不難受；想到再沒幹頭了，有時想拿手榴彈放在肚上「坐飛機」，有時綁在就上，只有看看捎回子，擠些苦惱給誰講呢？今天我說了，這一來可痛快啦，病也一天一天好，也不要求說離五連了！」劉海玉這一段痛快的發言，更鼓起了大家檢討提意見的勇氣，開了兩天的會，所有的幹部戰士都發表了意見，總括起來，對領導的批評有三點：

第一、對戰士們的家庭困難不關心。五班長的父親討飯吃，一次討到營部來了，他要求營部想辦法優待一下，營部沒有積極的去管。他的女人病了，請了三次假，要回去看看，都沒有准假，有一次，班裏跑了兩個戰士，他報告的晚了，就挨了郭指導員一頓罵，又把逃兵丟下的槍、子彈叫他揹上，他就鬧了小差。戰士王永云，也是因爲看見他母親討飯吃逃亡了的。

對於戰士請假回家問題，連部是不分情該回不該回，也不進行教育，只簡單的宣佈：「除家裏死了人，或娶媳婦准回去以外，其它概不准！」有的戰士說：「我家也不死人，又娶過了媳婦，永遠不能回家了。」一個班長的父親病了，請了五次假也沒准，後來開了小差。戰士吳從貴的哥哥，跑了六七十里路來看他，因爲沒帶介紹信，連部不接洽，天黑了，還催逼他哥哥回去，吳從貴難受的哭了，說：「革命的家裏來人也不管了！」

第二、對戰士生活不很關心。戰士們在院裏集體吃飯，個別幹部在伙房裏，隨便炒辣子吃，有的戰士到伙房裏去，就被訓斥一頓。有時戰士吃飯說話，就罵「吵你娘的，還是戲台？」有一個時期，每頓只能吃到幾塊南瓜，戰士們提意見，幹部就說：「糧食超過了，菜金領不下來。」不積極的想辦法改善。新戰士高登鄉肚子疼的快沒氣了，指導員還以爲是裝病，叫他「病死也得執行任務去！」發生了病號，一排長高克强，就拿鍋巴燒水叫病號喝，還說：「喝了鍋巴不打肚子！」

第三、隨便開展「鬥爭」，不是耐心的說服。前面劉海玉講的是個例子，還有新戰士馮高貴，有一次，偷吃了老鄉幾個棗子，不從教育着手，就開軍人大會鬥爭，又罰他坐了三天禁閉，馮高貴從禁閉室出來以後，不久就跑了！（呂國忠、陳岐山、陳奮生）

安邊農民向教堂據理力爭 收回教區土地一千四百萬畝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四十六年前，三邊（現爲陝甘寧邊區的一個分區）天主教堂掠奪我們蒙漢群衆一千四百萬畝土地，現已由安邊農民據理力爭，全部收回。光緒二十六年（一九零零年），義和團事起，三邊一帶蒙漢人民與小橋畔天主教堂發生衝突，互有傷亡。及至清庭訂立辛丑條約，教堂除勒索白銀八萬六千兩外，逼迫群衆將堆子梁、白泥井等地一千四百萬畝土地作爲「賠償」，定十五年期滿歸還，且把持了行政權，土地按三七收租，農民要租種土地，必得入教，强迫教民不准與非教民結婚，致少數教民與非教民時生爭端。東部一個老百姓罵了教堂，便被扣其女去教堂當「姑女」。白泥井一帶農民傳誦着：「天主聖母瑪麗亞，你當呀，我納呀，土地給我分到那達呀！」十五年期滿，教堂並不歸還，農民曾數次抗租，並派代表赴西安、南京、上海、榆林等地和國民黨政府交涉，要求收回土地，均未成功。民國二十四年，農民又起而控告於北平，簽定條約，限該年年內教堂應將土地讓賣給農民，但教堂仍違約未行。

去年十一月，新十一旅在安邊起義後，安邊成立民主政府。今年三月，四參會通過了收回教區土地的議案，旋又成立收回教區土地委員會，並派代表與小橋畔三邊教堂神甫賀歌南談判，賀以請示主教爲辭，仍事拖延。自今年七月初起，當地農民自己起來向教堂講理，教堂理屈詞窮，始將土地歸還，並清算了二十四年北平協定以來教堂長收租子，清算結果，除退回一小部份外，尚欠糧七千八百九十四石（八十斤斗），柴草四十萬斤（白泥井未計入），由教堂打了欠條。八月初，專員吳志淵、安邊縣長劉文卿，赴各教堂宣論民主政府保障他們傳教自由，堆子梁神甫文懷德向群衆表示：「我們來中國爲傳教，不應强佔中國人的土地。」現已開始量土地，蒙人地將時蒙人處理，漢人地將分配農民耕種，預計安邊有一萬三千農民（佔全縣人口三分之一）獲得土地。安邊各界二千餘人於九日特開大會慶祝，會上，劉縣長痛斥舊政權喪權辱國。會後，文協年片組演出「收回教區土地」等節目助興。

崞一區群衆 幫部隊搶收六千餘畝

部隊以收穫的三成酬謝羣衆

（崞縣訊）一區部隊留下六千餘畝莊稼，在各村羣衆積極搶收下，將全部收割完畢。因部隊下種早，莊稼最先成熟，爲避免和羣衆秋收擠在一起，各村在幹部領導下，組織搶收，舖上勞英段二林同志就組織了二十八個勞動力，在三天時間內，就割倒了一百四十多畝莜麥。明家溝羣衆見舖上幫給搶收，也自動的組織了三十四個勞動力幫助部隊收秋，羣衆說：「部隊顧不來，就讓咱們幫助哩」，一不管今年給咱分紅不分紅，只要莊稼熟了，咱們有時間就得趕快給收割」。領導上爲了有計劃的進行搶收，統計了各村莊稼的多寡，劃工若干，再由行政村統一調劑勞動力，各村都劃定地段，地少的幫助地多的收割，保證了按時完成搶收的計劃，各村又不致發生苦樂不均影響自身的秋收。現在各村都天一明即上地，午上帶乾糧，突擊搶收。現全區六千畝莊稼，除留一部份胡麻外，大部收起，再有五天功夫，即可結束。部隊爲酬謝羣衆利益，以產量的三成酬謝羣衆。（周景山）

幹部拿上凍死的莊稼分頭動員 陽寨全村天一明就上地

五天搶收完全村糜、茭

（嵐縣訊）五區陽寨村從整理變工中組織起五個秋收變工組，包括男勞動力卅二個，半勞動力四個，婦女十五人，兒童四人。各組正在討論如何進行秋收時，本月廿二日晚天氣變然變冷，次日大部秋禾被凍死，勞英何成義馬上和幹部們開會號召搶收，幹部們都拿上凍死的莊稼分頭動員羣衆，說明不立即收，風一吹穀子都將掉落，何成義還願幫助別人先收再收自己的。經一天的組織，第二天起，每天一早打鑼，全村男女，兒童五十一個勞動力，一齊都上了地，五天內就收了一百二十畝秋禾，全村的糜子、莜麥、黍子都收完了，穀子、蕎麥再有兩天也可全收完了。劉三孩變工組搶收的辦法最好：組裏留下有小孩不能上地的婦女在家燒飯（每天輪一人），集體吃飯上地，能上地的婦女兒童按勞動力好壞該幾分就頂幾分，每天記工折工，變工組在地裏休息時還討論節約備荒：不拋撒和注意保存穀草，以免明年牛草困難；勸止過去「收不收吃一秋」的浪費現象，並先把抗屬劉世才的兩垧蕎麥收了。（陽寨通訊小組）

靜三區雙路村 自找對象變工搶收

有牛沒人有人沒牛互相變工秋收翻地兩不誤

（靜樂訊）三區雙路村羣衆，組織變工搶收被凍莊稼，進行秋翻地。按該區羣衆老習慣，收割莊稼要按節令：「秋分糜黍寒露穀」，有的莊稼早黃了，也要等到秋分、寒露再收割。九月十六日晚，天氣突變，颳了一夜大風，將成熟的糜穀、黍子，拋掉大半，十八日晨，又將糜穀、高粱等大部凍死，雙路村損失更屬嚴重。羣衆都懊悔沒及早收割。但其中還有少數落後羣衆存在迷信思想：「年景該收幾成是幾成」。區、村幹部了解到這種情況後，馬上召集全村羣衆開會討論，大家公認：如不趕快組織

再遭大風莊稼就全吹光了

變工突擊搶收，再遭大風，莊稼全被吹光，農會幹事畢狗子和王蘭存等即自動提出變工，全村羣衆也自找對象變工收秋。王蘭存有秋莊稼十六垧，牛驢各一頭，老婆病了，自己顧了秋收顧不了秋翻地，就和沒牲口的王拴荷（抗屬）、王有全、王有保，以及王計寬的一個小牛變起工來，全組有秋莊稼九十七垧，男女勞動力十一人，除一個人經常秋翻地外，並抽出兩個木匠去做工，隨個工賣，按全組勞力記工分紅，其餘九個人收完莊稼後保證將全組土地翻過，大家選王拴荷當組長，負責領導和記工，每十分頂一個人工，除頂工外，不管誰欠下的工，冬季打場欠工補還。（陳三、李璋、焚梁剛）

靜樂車家坪 群衆教育了幹部

打垮地主假獻地陰謀

（靜樂訊）三區車家坪部份覺悟羣衆粉碎了地主假「獻地」的陰謀，警惕了幹部認爲工作沒問題的自滿麻痺思想。在去年勝利後，該村雖由幹部包辦向地主王浩國、王九成等清算過，但清出來的浮財都是些破爛的東西，王有存佃王浩國的地的租子也沒減，王家有九個青壯年，爲了逃避兵役，六個都分散到公營商店裏去，並假借公家名義，強迫羣衆給他家送公糧，在家的也不服軍勤，今年六月間幹部叫他抬擔架，不但不抬，反而大罵一頓，要把農會幹事往崖下推，村幹部只得又另派了一家，羣衆有的怕舊軍回來，有的說：「人家有兒在公家，哪能吃得倒」，因此地主在村裏還佔着統治地位。這次發動羣衆，區幹部王潤富認爲這個村抽過、鬥過個別關係，但不多，沒深入調查，轉一轉就回來了，縣區長也是認爲這村的工作好的，不用費多大力量。行政村幹部過去因爲在發動羣衆中犯了錯誤，不願積極去發動羣衆，村主任、代表對發動羣衆的事情都很不清楚。地主王浩國就趁我們工作不深入的時候鑽空子，向區幹部提出要「自動獻地」，區長郝錦堂想「這村發動羣衆再容易，也不因獻地解決容易」，又想到這是件新工作要打響第一砲，於是馬上答應，區幹部在思想上對發動羣衆就更加放鬆了，因此事先和幹部積極份子都沒詳細討論，有些羣衆認爲民兵隊長郝錦也說同意了，但地主王浩國的兒子王鳳堂又變卦了，羣衆非常不滿，要求清算，農會幹事趙三保爲了向地主討好，出來「打幫」（即從中調解的意思）下地主「獻」一七八垧地、一處山林，有的羣衆嫌東西少，有的說地主奧鬼，當時區幹部還是認爲「獻」地好，就又向羣衆作解釋，商議下地主「獻」十三垧地、五處山林等，但會後地主又變了，只拿些破爛衣裳出來應付，至此以後羣衆更爲不滿，一部份覺悟的羣衆說：「清算叫地主討了好，還說咱們是白要他的東西」，堅決主張清算，區幹部還才警惕過來，同意羣衆的意見了。在清算大會上，被他剝削壓過的羣衆，都提出控告，富農武三子也說：「我借你的錢到綏遠販騾子，販回來你照本買下一頭好的，爲甚後來騾子死了，你要我賠出一半價錢，這是什麼道理？你「獻」田是爲逃弄大家，如今不怕你了，要和你算賬，不要你「獻地」。」結果三家地主共算出：退息白洋一千餘元、莜麥一石九斗、退租銀十八石多、賠償二百餘元。拿出一百十七垧地、七處山林、十五間房子、五頭牲口、四十一隻羊折價作抵，分配給四十二戶農民。區幹部也由此感到過去對工作麻痺，不好好聽羣衆意見，不安心等不對，於是繼續來發動羣衆保衛鬥爭的果實。（楊勞東、郝錦堂、王潤富）

寧武縣府緊急指示：突擊搶收採集山菜

克服浪費戰勝災荒

（新華社寧武二十七日電）此間秋禾經十七、八兩日風災霜災後，平均只有四成收成，羣衆情緒低落，致使殘存的作物也沒心思收拾了，秋翻地也不積極了。針對此種情況，縣政府特發出緊急指示，要求區村幹部要慰問受災羣衆，說服教育羣衆，克服悲觀失望心理，積極組織起來，克服浪費的現象，有的男女勞力，組織起來搶收莊稼，搶收掉下的穗子，採集可供食用的山菜，並選擇明年下種用的飽滿籽種，不能接受今年老鄉們都沒籌備籽種的教訓，因爲部隊機關種的莜麥，成熟得早都已收割了。（陳平）

方三區開軍民座談會

互相檢討改進軍勤

（方山訊）三區各村駐紮部隊頗多，據說部隊亦甚爲雜，在動員合力頗能良好，保證土，平均每日不下廿頭毛驢，大車四輛，影響羣衆發生賣牛現象。給口三四閏有牛廿一頭，即賣去十三頭，影響了秋翻地。和平醫院第七分院一所，動員羣衆給傷病員擔擔，每百斤麥子要交八十斤白麵，一個中農將麥子七十斤，即輸出白麵三斤。畜力動員上不分路程遠近，草料及人吃均由羣衆自帶。少數生產人員，臨便到村公所派差，賣油後油書要民伕抬送，買粉條兩把稱子白三十斤也要兩個民伕抬送；這些現象影響到軍民關係。羣衆服軍勤當中也有缺點，大車能載重一千斤，也只載六百斤，修理碉堡只搯小磚三塊，一個木匠一天作完的，一定要拖到兩天以上，遲來早歸的現象也有。區公所配合一所召開了軍民座談會，大家都進行了自我批評，軍隊檢討到過去爲自己的困難想得多，爲羣衆着想的少，因此發生許多浪費人力現象。今後一定要節省民力，秋收中停止畜力動員，以便羣衆鬧秋地，羣衆也提出今後要搞好軍勤，擔架運輸支援前綫。（李虛）

交三區民兵踴躍參戰

羣衆說：「民兵是咱們的，他們走了，家裏生產大家應負責任」

（交城訊）三區各村民兵當一聽到要召參戰保家時，就紛紛自願報名。某村民兵申海明說：「我是非去不可，頑固軍打不走，地主又起來了，土地房子都叫地主拿走了」，某村自動報名的就有二十一名。第一批參戰民兵已待命出動。羣衆都說：「民兵是咱們的民兵，參戰是爲了保衛大家，他們家裏生產，大家應該負責任」。閻元表示反省他「過去只看見民兵不支差，現在參戰應該，實在太不對了，以後一定要好好幫助他們」。某村幫助辦法是：把全村勞動力劃分成小組，每組幫助一兩個參戰民兵，參戰民兵家屬需要時，少工，就出工，家屬可以隨時使用工，作了以工評分數，防止個別人不參加，[illegible]老年人說：「只要民兵們有什麼困難，[illegible]三年五年都可以[illegible]」。[illegible]大家安心，流血流汗也甘心。」（[illegible]、李天喬、趙張元）

短評 對地主獻地的認識

靜樂車家坪打垮地主假獻地陰謀的報導，提出了很重要的經驗教訓。第一、地主獻地是由於羣衆運動的結果，有些有遠見的地主認識到這是大勢之所趨，願意與農民站在一起，而獻出了自己的土地，這絕不是地主偶然的「大發慈悲」，我們必須了解：只有真正發動起羣衆來，依靠農民自己的自動自覺與團結，「耕者有其田」才能實現。車家坪地主王浩國是企圖用「獻地」來假裝開明，以迷惑羣衆清算他的罪惡，只要羣衆不起來，他的「獻地」也就會像過去清債時的「歸約」一樣，暫時把幹部欺騙過去，仍舊可以站在羣衆頭上任意剝削。

第二、爲什麼幹部不能分辨這種假獻地，反而要再三勸農民接受呢？正如區長郝錦堂同志所檢討的，認爲這樣解決土地問題省事。這即是由於幹部對羣衆力量認識不足而產生的恩賜思想。恩賜思想絕不會使羣衆獲得解放的，車家坪從前清債，地主以「歸約」把幹部應付過了，以後又照舊爲非作歹即是一例。

第三、由此我們可以得到教訓，對於惡霸豪紳與頑固的大地主，必須提高警惕，該清算的一定要發動羣衆堅決清算，否則就會脫離羣衆，一切工作無從談起。絕不可很天真的爲地主的假獻地所迷惑，要明確的堅定的看清一個問題，即依靠土地剝削以寄生的地主，沒有羣衆自動自覺的起來，絕不會輕而易舉的就拿出土地來的。但是如果豪紳惡霸已被清算了，羣衆已經起來了，中小地主自願獻地，與農民和解，抑或是有些開明地主確是認識到要與農民站在一起，首先起來贊助農民的正義要求而自願獻出土地，那當爲我們歡迎並應當鼓勵。

對機關學校幫助秋收的兩點意見

編者同志：

現在機關、學校、工廠都要幫助駐地羣衆秋收，就我自己體驗到的，舉出兩點在幫助時需要注意的意見：

一、幫助的對象首先應是貧苦無力的參戰民兵家屬和抗屬，幫助之先要在村裏調查清楚，有那幾家需要幫助，他們種地多少，現有勞力多少，需要勞力多少，然後才好適當的配備人力幫助，如在可能時，最好由收割一直幫到打場，有始有終，不要限定一人出幾個工，或是集體動員幫助幾天，鳴鑼一時。

二、在工作中幫助羣衆秋收中還可以作調查工作，了解他們的困難，對公糧、土地問題……及區村各級幹部、駐軍的意見等等，有的要向他們解釋，有的問題可交給有關機關幫助他們解決，使優抗工作能作得更好。

讀者齊鳳

更正

二十八日本報「工作意見」欄第二段，銀行應設立經常性的信用放款，作爲領導，係倡導之誤。特此更正。

蘇中五十天自衛戰
我殲滅蔣軍六萬餘人
蔣我損失為十七與一之比

據新華社蘇中前線電：華中野戰軍司令部頃發表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三十一日蘇中自衛戰的總結公報。在這五十天之中，蘇中新四軍共殲滅蔣軍一八七旅、第七旅、九十九旅、十九旅四個整旅，四十七師三個旅（缺一個半殘餘團）、一個營、五個連、一個交通警察總隊部及七個大隊，共達六萬餘人。我傷亡三千六百二十五人，與蔣軍損失為一與十七之比。我軍共收復據點十餘處，俘獲蔣軍旅級將領八名及其他團營連官長三萬五千餘，斃傷四十九師副師長王克俊以下官兵二萬餘人。繳獲各類砲一百九十二門（內美造重迫擊砲五十九門、火箭砲三十門）、擲彈筒二百二十六個、槍榴彈筒八個、高射機槍五挺、各式重機槍（包括丹麥式三川輕重高射機槍）一百七十四挺、輕機槍一千一百八十一挺、加拿大手提機槍一百六十八挺、美造湯姆式輕機槍六百四十挺、美造卡賓自動步槍二百〇九枝、步馬槍九千六百二十枝、短槍七百三十二枝、信號槍十六枝、各種砲彈一萬六千餘發、子彈二百餘萬發、電台四十一座、電話機一百五十九架（包括美造無線電話機）、美造十輪載重吉普車七輛、騾馬七百四、刺刀五百二十九把及其他軍用品無算。我並擊落美造P五一式機一架、擊傷一架、擊毀汽車十一輛。

我方主要繳獲：

各種砲	一九二門
各種機槍	二一六八挺
各種槍支	一〇五七七枝
彈藥	二百餘萬發

葛羅米柯在安理會上
斥美軍干涉中國內政

（綜合報導）蘇聯的代表葛羅米柯九月二十三日晚，在安全理事會上發表反擊的重要聲明，要求聯合國各會員國報告其軍隊在非前敵國的情形。葛氏並說明：「美國在華軍隊，支持兩個內戰集團中的一方面，是在干涉着中國的內政。」葛氏說：「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美國國務卿貝納斯曾說過：一俟日軍遣送完畢，美軍即行撤離。但現在卻依然駐留在中國（按美軍遣送華北、華中、華南日俘之工作，已於七月十五日宣佈完成）。」葛氏又說：「中國、埃及、伊拉克、冰島、拉丁美洲與希臘，都已在整個外國軍隊的駐屯。英軍的留駐於伊拉克，不能認為是對伊拉克獨立的威脅。印尼的形勢，荷蘭對和平居民不可容許的使用軍隊。」葛氏在演說中問道：「我們能夠無視這些國家的人民對於迅速撤退外國軍隊的要求嗎？我們能夠無視外國軍隊的長期駐紮所造成的複雜情況嗎？」葛氏復轉向英美代表問道：「這是不是有人害怕討論這問題？因為討論這問題就會暴露出外國軍隊存在於某些國家的情況！」

葛氏演說後，安理會即開始討論蘇代表這一提案應否列入議程了。波代表贊成將這一提案列入議程，法代表聲明他沒有意見。埃及代表發言說：埃及現正與英方談判關於英軍自埃及撤退問題，如果談判失敗，則埃及將向安理會提出申訴。中國蔣政府代表反對將蘇聯代表提案列入議程，並謊稱說：美軍駐華乃應「政府」之請。美代表說：外國駐軍與聯合國憲章無關，英代表便附和這個意見。葛羅米柯起立反駁道：「安理會既有權採取維持和平的措施，就更有權搜集材料。」聯合國憲章第六章三十四條規定：「安理會得調查任何可能引起國際摩擦或引起國際爭端的任何情勢。」最後進行表決，蘇、波兩國投贊成票，法、埃兩國棄權，英、美、中、澳、荷、墨、巴西等七國投反對票，因此，蘇方提案，竟遭否決。

不屈服的承德人民

華山

首先侵入承德市區的蔣家軍隊，是石覺所部三百多人的「特工隊」，他們是早[illegible]多年的一夥漢奸偽警察偽狗腿組成的，現在他們拿着美製手槍，吸着美國香煙，又威風凜凜騎在承德市民頭上了。

當他們發覺進入的是一座徹底空曠荒野的城，所有羣衆都含着仇恨注視他們的時候，不禁心驚膽寒起來。「特工隊」誘惑地向老百姓說：「挖出一枚地雷賞滿洲票一千元」，但是一週兩週的過去了，沒有人交出一顆地雷來。

承德人民是知道怎樣「歡迎」「二滿洲」的，他們把所有公共住宅的門窗、天花板、樓梯、梁柱、甚至嵌在牆壁裏的木條全部毀去，有的燒了做飯吃，有人問：「蔣介石軍來了沒房住，不殺你們嗎？」他們會一致的回答：「他白天殺人，我們黑夜就撈他，一定不讓『二滿洲』找到住處。」

蔣家軍三個團第三天才開到城裏，他們儘找民房居住，並且尋找婦女。儘管「二滿洲」征糧徵款，蔣家軍還是强盜一樣到處搶家劫舍。鐵路運不來糧食，蔣家軍常到民家强要飯吃。隱藏多時的漢奸又出頭露面了，「滿洲國」時代的大小紅人和爪牙狗腿全又粉墨登場。

雖然市郊崗哨重重，但仍不斷的有人從市區逃到解放區。當八路軍撤離時，承德市看戲人榮五班子的男女演員們還不太了解的說：「國民黨共產黨一樣是中國人，誰來不是唱戲？」但是「二滿州」來了，搶女人，要東西，弄得他們待不下去，他們逃到城西三區五里屯河時，被蔣軍掃射，打死了幾個人，好些人落到河中，但是他們還往外跑，並且說：「死了亦要找八路軍」。

被「二滿州」竊據不到一月的承德人民，又回憶起「滿州國」兩句民謠來了：「金朝陽，銀赤峯，承德是個大窮窟」。他們懷念八路軍，每天都有人跑出城來找尋八路軍，當他們一見這批保家衛國的戰士——八路軍子弟兵時，他們像見了親人一樣，並說：「這可就有我們的啦！你們就在這裏呵，要冠，咱們一齊打回去！」

中共駐京代表團發言人
評葛羅米柯聲明

（新華社延安廿七日電）據合衆社南京廿六日電：中共代表團發言人王炳南評論葛羅米柯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的發言稱：「一國的內戰能影響國際和平」。王氏稱：目前蔣介石發動的內戰，不僅破壞了中國的和平，而且已引起盟邦的密切注意，因為中國內戰影響世界和平，所以我們要求停戰以便完全實現杜魯門十二月十五日的聲明及莫斯科外長會議的決定。詢以中共是否希望得到蘇聯的幫助以對抗蔣介石之美國援助，王炳南答稱：「我們從未得到幫助，現在我們不把最後勝利的希望寄托於外國的幫助。」

蘇聯對斯大林談話反映
重申保證國際和平合作

莫斯科廣播綜合評論二十五日斯大林答覆英記者的信說：[illegible]

蔣軍偽造影片
圖以欺騙挽回頹喪士氣

（新華社東台二十六日電）侵犯蘇中蔣軍在連遭打擊後，乃强抓和平居民，迫令偽裝新四軍俘虜，攝入新聞影片，在蔣管區宣傳「勝利」，藉以鼓勵其部隊士氣。據八月十一日自泰州逃回之宣傳區梅家堰居民高如宣、高山兒等談稱：泰縣蔣軍八十三師（原一百軍改稱），七月二十七日竄至該區大小許家橋、梅家堰等地，抓去居民二百餘人，押至泰縣城，迫令一人換穿灰色軍裝，以十五人為一排，手持「俘虜大隊」旗幟，沿途由押解兵領隊，高呼「我們是新四軍俘虜」，行經紅十會屋址，由國民黨中央攝影場新聞攝影隊將其攝入鏡頭之後，又挑選出四十餘少壯者，令揹上空槍及彈袋，用汽車載至東門外郊，假裝成或仰臥之死屍，攝成[illegible]的鏡頭數張，攝畢後，二百餘人均換上黃軍裝，分批送往鎮江當兵。高如宣等係中途逃脫者。

蘇中
民兵展開麻雀戰
救下蔣被軍綁走的羣衆

（新華社東台二十七日電）侵踞泰興口岸蔣軍，近因損失甚大，於上月二十七日搶掠解放區許家橋梅家堰及黃家莊等村，綁架百餘民伕，以補充。當地民兵聯防隊迅即展開麻雀戰，並以手榴彈向蔣軍猛烈襲擊，蔣軍遺屍五具，倉惶逃竄，被綁居民全部獲救。本月三日，泰興大泗莊之蔣軍二百餘人，出擾抓丁，亦遭民兵聯防隊分路擊退。

駐菲美下級官兵
關切中國問題

經菲島愛國人士說明，他們已從反動宣傳蒙蔽中明白過來了。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馬尼拉通訊：據菲僑導報記者常純報導，駐菲美軍士兵及下級軍官對於中國政局極表關切。六月十七日，馬尼拉美軍特舉行中國問題演講座談會，邀請中國國民黨駐菲黨部代表姚[illegible]及菲律濱華僑抗日游擊支隊代表李××主講，參加的美軍甚爲踴躍。首由一美兵作一引子，他說：「日本投降後，中國究竟爲何起家中對打的局面，無疑的，中國國民黨方面是取得了美國的支援。以我們入伍軍人新近才到達菲來說，這問題是要解答的，即這一內戰會不會走上另一次世界戰爭？這是一。其次，中國的和平是否會走到絕望？」繼由姚李兩人相繼演說，姚氏大大的揭揚美國助蔣作戰，把內戰責任推到中共。李氏則指出中國內戰的關鍵在於美國援蔣反對中國人民，把中國的內戰比爲美國的南北戰爭，[illegible]民主的戰爭，指出美國助反動派作戰，是有巨大危險性的。他最後總結美國人民向他們的國會代表指出美國目前對華政策是「殺雞取蛋」的不聰明政策。接着，由聽衆提出問題，一位美兵把一本美國雜誌所報導的國民黨貪污情形問國民黨代表作何感想，姚氏竟答稱：「貪污是事實，但這是政府的事，與國民黨無關」。一位美兵聽了大喊：「豈有此理！」另一些美兵却嗤之以鼻。會後，許多美兵均有所收穫，向記者表示，一切過去他們爲反動宣傳所蒙蔽，現在是明白了。

上海十個人民團體發起
「美軍退出中國」運動週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據外國通訊社二十六日電訊：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名發動「美軍退出中國」運動，該運動將持續一週，以響應美國各民主團體所發起並將在美國三十五個主要城市舉行的「退出中國」週。發起該運動的十個人民團體，二十六日在此間舉行記者招待會，中國人民爭取世界和平協會代表沈體蘭在記者會上稱：恢復中國和平的唯一方法，[illegible]

「蔣管區」縮影

△國民黨官員在接收敵偽物資中貪污舞弊，最近經人民告發的，又有五十餘萬萬元（法幣），另有耕地一千餘畝，乳牛一千餘頭和大批物資，其中包括農林部次長錢天鶴、上海兩個市長錢大鈞和吳國楨，錢吳二人盜賣物資貪污，四十二萬萬元之巨。

△行總一部份職員發表致蔣廷黻署長的一封公開信，揭露了[illegible]

△川湘公路汽車司機及修工，八月二十五日起罷工，要求增薪百分之六十。

△鎮江人力車夫千餘，八月二十九日起總罷工，反對車行加租。

副刊

保德游擊隊勝利歸來

康溥泉

盤據在河西的朱逆五美，前次率匪徒五百餘人，過河竄入我們解放區河曲的時候，殺人打兒，見甚麽搶甚麽，爛布衫，破皮襖，毛毡，瓶子、罐子都要，甚至連地裏的茴子白，茄子都搶了很多。

在匪徒竄擾時期，我保德民兵游擊隊，在連長李世昌同志率領下，曾馳赴河曲，配合河曲民兵游擊隊，打擊朱逆匪徒，共同保衛河保人民的生命財產。他們於參加盧子營戰鬥時，南溝村羣衆，在炮火中送給子弟兵很多雞子、西瓜、菓子，子弟兵都感激的說：「我們願意拿自己的生命，保衛父老兄弟姊妹們的生命財產。」當我們派出民兵雙擊和誘殺敵人時，那些土匪頭子爲了欺騙他的士兵來送死，說：「民兵小子，不用怕。」一面強迫前進，那些兵匪就亂扎機槍，被迫來送死，我子弟兵沉着不動，待他們進入我陣地後，李連長喊一聲「殺」，戰士們即勇猛地撲上去，明晃晃的刺刀刺進匪徒們的頭上和身上，敵軍副團長以下四十多人被打死了，營長和連長以下十餘人嚇得手足無措，被民兵活捉了，還有三十多人被擊潰，擊散，其餘夾着尾巴逃回他河西老巢去了。這一次仗打的很漂亮，我們英勇的戰士犧牲了一名，有二人帶花，但是換取了朱匪四十倍的傷亡。

當我子弟兵勝利歸來的時候，保德各機關、商店和農民，對於子弟兵的英勇，表示無限的欣慰和敬愛，紛紛趕來慰勞，貿易局送猪一口，各機關送手巾一打，東關羣衆送白麵一百斤，王家灘羣衆送來大批的西瓜和菓子，東關黑板報用大字登載子弟兵勝利的消息，看了的人都說：「咱們的子弟兵，學會了打頑固的眞本事了！叫那些土匪嚐嚐味道吧！」

但是我們的子弟兵絕不驕傲，他們知道，河西的匪徒們，雖然這次失敗了，但一天沒有完全被消滅，我們就一天也不能放鬆自衛備戰的工作。

人民關心傷員

——八分區醫院轉移記——

楊光　蕭云　張理　廣林

醫院要從水峪貫向安全的後方轉移了，有一天從中，正走到上山時，忽然雷雨大作，因爲沒有避雨的地方，傷員們的被蓋都淋濕了，抬担架的一個老鄉說：「咱們操點心，加點勁，抬到前村給同志們換舖蓋。」由於道路泥滑，爲了不滑倒，有的老鄉就脫了鞋赤足走，傷員同志們感激的說：「你們脫了鞋不顧的足疼了？」但是老鄉們爲了傷兵員的安穩，寧肯自己多辛苦一些。

到了馮家莊的時候，雨停了，男人們都上地去了，女人們就跑到傷員跟前，一看被蓋都淋濕了，婦女小隊長郭玉蓮說：「看把傷員同志們淋成甚樣子了！咱們快拿些舖蓋來給同志們換過，」婦女們就一齊跑回家裏拿舖蓋去了，全村只二十四戶人家，就自動的拿出二十一條被子來，並親自把傷員輕輕扶起，一邊換舖蓋，一邊謙心地問寒：「同志們受冷了？」傷員們說：「老鄉們照護我們太好了，」婦女們說：「不算甚麽，你們在前綫上爲了保護我們受了傷，我們心裏那能忘記你們。」這時，兒童們也送來開水給傷員們喝，傷員們休息了一會，就要動身到三里地後面的村莊住宿，擔担架的負責同志說：「老鄉們，你們的被子明天送下來吧？」婦女們說：「三天五天盡管舖蓋吧，沒關係。」

傷員同志們離開馮家莊以後，沿途的男女老小都到路旁慰問，紡粗棉拿蘋果，熬了一鍋豆麵湯拔到路上，等傷員同志們上來時，她就一面問好一面就給傷員們喝麵湯。婦女任保管，正做飯時遇到傷員來了，就跑去給喝水，傷員同志們還當是村中派來招待的，婦女們就說：「這裏川村裏派，我們自動來看你們的。」傷員們說：「你們太辛苦了，」

當傷員同志們住到村莊裏以後，羣衆說：「咱們的傷員回來了，把暖窰熱炕讓同志們住。」於是有的就幾家併住，有的收拾破房，民兵英雄段興玉，夫妻倆個都有病，還要給傷員同志騰出住房，衛生處負責同志不讓他騰，段興玉說：「同志們在前綫比我辛苦的多。」他便搬到一間破窰裏，把席子格子帶給傷員們舖，並親到傷員們跟前慰問，段興玉又號召大家給傷員們修了七個茅廁，一面講衛生一面集肥，羣衆們都自動的幫助修理房子、火爐、外村羣衆也都自動的送來大猪，鍋碗等傢具，並且常來慰問，六十多歲的老漢伍廣貴說：「我才從地裏回來，看你們，一下你們是我們的子弟，你們不會說話，就是實心看你們，你孩兒們，要好好養傷，心裏不要急，有甚困難，想吃喝些甚，對我老漢說。」婦女們也摘瓜、豆角、菜蔬，拿上雞蛋等來慰問，一個婆婆、嬸嬸、媳婦兒去了，好好問訊、婦女們並自動的組織了洗衣組，經常給傷員們洗衣服，馮家莊羣衆劇團還給傷員們演戲慰問。

閻頑區小影

（十五）

特務統冶下的學校

在朔縣城解放以前，城內的學校，都被閻錫山的特務統治，師生不但毫無教學、思想自由，而且必須加入「同志會」，否則教員教不成書，學生被開除，還要按「僞裝份子」關起來。東街耶穌教小學校有五六十個七歲到十五歲的小娃娃都是「同志會」會員，天主堂辦的民德中學校，在今年六月間，該校「同志會特派員」杜子云，召集了全校教職員、學生，當場拉出四個人來槍斃了，杜子云恨恨地對大家說：「誰不參加同志會就照這樣辦。」夜裏又無故逮捕了二十幾個學生和四個教員。校長嚇得偷跑了，學生們裝病不敢上學了，對抓去的教員和學生更施行嚴刑拷打，小學教員曹州因爲實在受不下「夾棍」「熾磚」的苦刑了，正想自殺，恰巧就在那天夜裏八路軍解放了他。（宏流）

紛紛倒閉的商業

朔縣城解放以前的商業，由於老百姓生活困難，也不能隨便進出城門，已十分蕭條，而閻軍五花八門的苛捐雜稅，又重重的加在商人們身上，如貨物落地稅、營業稅、牲口稅、出產稅、屠宰稅、所得稅、門戶稅、斗捐等等就有二三十種，每次攤款均在百元白洋以上，就這樣倒閉了一百多家商舖。今春閻僞軍又來了一次最大的攤款，不管你關門與否，反正四百家商店，要負担一千萬元。商人無力負担，有五十家雜貨舖、七八家銀店又被迫停業。劉滿倉的雜貨舖，已經倒閉了一年多，婆姨娃娃餓的快死了，還給他攤派下四百元的款，交不起，警察便把劉滿倉扣起來，吊打了三天三夜。杜生財在南關賣燒餅，今春給攤了三萬元，又要拔他三兄弟當「常備兵」，杜老漢一急，跳了井，又被拉起來，夜裏，他找了一把殺猪刀子，刀尖子朝着肚皮，刀把子對準牆上，使勁一碰，腸、肚都流出來了，臨死時大喊一聲，「殺死我的是閻匪！」（宏流）

改吸旱烟以後

集納

我習慣吸紙烟很久了，最近幾個月更齊做吸紙烟。但看了報紙上行署禁吸外來紙烟的通令後，我計算了一下，吸紙烟吧，一天一包，一月就得三十包，我吸的雖然是土製的紙烟，二百元一盒，一月得消耗六千元，吸旱烟則一斤，一月二斤足夠，旱烟葉六百元一斤，試問這六千元就夠了。要吸紙烟，一月二千二百元從何而來？自然是從公家而來，不管這些數目字大小，來源的形式如何，歸根結底是支出了解放區的財富，減弱了我自衛戰爭的力量。這樣一想之下，就製了一套煙袋煙桿，又吸起旱烟來了。那天早晨，我拿起烟袋到老鄉屋裏點火，老鄉感覺突然的問道：

「怎麼不吸洋旱烟（紙烟）了？」

「哦，紙烟太浪費了，」我很泰然的回答老鄉。

「吸慣了洋旱烟，旱烟吸不慣吧？」一句話問得我耳根都紅了，想起幾年抗戰中間，紙烟也吸不上，不是把老鄉的豆角葉、菜葉也當烟吸嗎？爲什麼現在老鄉看起來，會說我們連旱烟也吸不慣了呢？我發覺了我與他們之間的距離，一時呆住沒有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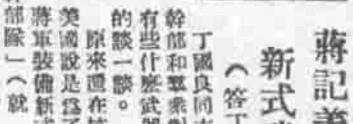
「吸洋旱烟有個客人來些，吸旱烟麻煩些。」老鄉的話還沒說完，敬起了我的興趣，就趁此和他們談起來。

我說：「勇東，賀司令員在報紙上講了話，反對貪污浪費，叫咱們不要吸外來紙烟，所以咱們若到根紙烟等於聽到賀司令員的講話，就做起來了。」

老鄉突然站起來，又興奮又熱切的說道：「哦，原來是這樣的一回事，唉！八路軍一定能把世事改！過來！」我說：「勇東，你說這話又怎意思了？」他接着說：「八路軍紙烟太好了，捨不得吸，根好紙烟也捨不得，吸天！吃舊的，穿舊的，當官的紙烟，也不在話下，怎能和八路軍比呢？自古道：「三年有，不如一年餘，」你說八路軍怎不勝利？再說吧，八路軍組織在臨縣，賀司令員在興縣講一句話，你們在離石就做起來了，閻政權時在桌面上講了話也做不起來。你說咱八路軍不改變天下，誰能改變了天下？」

當我把報上算過的賬，外來紙烟一年要消耗十萬大石糧食的數目告訴老鄉時，他嚇得吐了一下舌頭，更加驚奇的叫起來了：「唉呀！我原先想的，八路軍幹部這樣吃苦，吸兩根紙烟也沒有什麼，原來是賀司令員爲老百姓打算，吸烟的事也想到老百姓的糧食上去，也想到給老百姓解決困難上去了。唉，八路軍也要節約，咱們老百姓也要節約呀，那些吸洋旱烟的後生，我看見了也要勸他們改了唄！」

自衛戰事漫談會



蔣記美械師是我們新式武器的「運輸隊」

（答丁國良同志）

農

丁國良同志向我們提出一個問題：有些幹部和羣衆對蔣介石美械師的來源，和它有些什麼武器，鬧不清楚。我們就來簡單的談一談。

原來還在抗戰時期（一九四四年冬），美國說是爲了「準備對日反攻」，決定給蔣軍裝備新式武器，並且派了一批美國人員——「美軍幹部隊」（就是報上常見的「部隊」），分配在蔣軍各師中，訓練使用新式武器，和在戰場上幫助蔣軍「應用所學來的作戰經驗」。

當時蔣美之間協定，要裝備訓練三十個師，趕日本投降時，據說已裝備了二十個師。他們吹說是爲了「反攻」，可是裝備成功之後，除了新一、新六兩個軍在緬甸打過幾次仗而外，其餘的美械師從來沒打過一次日本，甚至趕日本投降的時候，還有些部隊還在離敵人很遠的西南一帶。日本投降了，可是美帝國主義還是幫助蔣介石裝備軍隊，到現在，蔣記美械化部隊已有五十七個師。這就是蔣記美械師的來源。

蔣記美械化的裝備，據我們在自衛戰爭中繳獲的，有坦克、吉普車、九二重迫擊砲，反坦克砲，火箭砲、卡賓式自動步槍、湯姆式輕機槍等，這就是蔣介石大吹大擂的所謂新式武器。可是這些新式武器，凡是蔣記美械化部隊中有的，我們也齊有啦，並且已有很多，去年邯鄲戰役，蔣記美械化新八軍就被我們大部殲滅，繳獲其他各種砲二百八十六門，步槍機槍一千四百○七挺。今年東北撫順、本溪、四平街的戰鬥中，我們繳獲的美國武器也很多。這次在蘇中五十天保衛戰中，我們又得了一大批美國武器（見今日三版）。總而言之，所謂美械化，祇能嚇唬神經衰弱的人，對於我們解放區的小娃娃也嚇不倒。因爲不但我們前方部隊也有新式武器，而且我們更知道，決定戰爭勝利的不是武器，而是掌握武器的指戰員和人民。蔣介石的士兵，很有不少下級軍官，甚至一些高級軍官，都不願意給他打內戰，全國老百姓都反對他，他既失民心，又失掉了兵心，武器雖好，也抵擋不住咱們的運動戰和游擊戰，或不能出動他們的部隊，充當下「運輸隊」，在戰場上放下武器和遺棄，送到咱們手裏。還有舉行反內戰起義的，帶槍跑過我們這邊的也不少。

更正

（一）九月廿二日副刊「李老太太在一月間的時候」一文，作者係趙軒，誤列爲趙輝。（二）上文內一所三連係二連之誤，傷員李定寶係王定寶之誤。（三）二十七日副刊「三個活捉三十個」故事，作者爲賀富有、馬占午，排漏了。並此更正。（四）廿八日一葉溝村的新嘆」一文，第二段與下一段開頭重疊了，特此更正。

打掉那塊「桑梓望重」匾

（晉北群運小故事）

元寄

崞縣大牛堡邸宗熙，是一個地主兼高利貸，出租一畝地，只能打一石二斗糧食，他就要七斗多租子，高利貸更爲毒辣，彭玉娃借債後只短他二元白洋，他就把以前押的兩個綢緞料子沒收了，還打了他一頓。彭萬娃短他的錢，他把羊拉走，還要要債，仁存因債到期，就把三間瓦房折走，連搬家具的時間也不等，把仁存錢的父母都氣死，折了房子，債還不清，就讓仁存錢給他受苦，只給一半工錢。彭二元在十三歲上搞了自家人的玉茭子從他地邊走過，他當場就把彭二元揍了一頓，說是偷的他的，實際是欺人搾財橫行霸道的事實，眞是說不完。

這次工作團的同志去大牛堡發動羣衆時，邸宗熙就找個戶們談話，軟的是：「我給你退租退約，咱們的事好辦，」硬的是：「閻錫山不來，蔣介石就要來呀。」這樣，更激起了羣衆對他的憤怒，就開大會向他算賬，十六歲的彭二元上去打了他一個耳光，仁存錢這天還特別喝了些酒去參加鬥爭。算賬勝利後，羣衆就遊行，遊到他家門口，只見門背掛的匾：「桑梓望重」，男女老少就氣的喊道：「把老百姓都逼死了，他還望什麼重？」「眞是不要臉！」有的人就架梯而上，一頓斧頭就把那虛僞的匾摔下來，千百個人都在鼓舞歡呼着自己的勝利。